

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五
炎興下帙九十五
起紹興九年五月盡六月二十一日己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五
炎興下帙九十五

五月張俊韓世忠來朝

復南京歸德府為應天府許州為應昌府陳州為淮寧府
潁州為順昌府壽州為壽春府曹州為興仁府渭州為
涼府慶州為陽府延州為延安府 州府之名自陷偽
之後經金人及劉豫更改者今復其舊

孟庚為西京留守兼河南府路宣撫使路允迪為南京留守
兼應天府路宣撫使

李世輔入延安府遂執夏國宰相王樞歸朝廷 初李世
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
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世輔共總兵政以宰相王樞

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輔以二千騎至城下問延安府守者姓名曰趙夷清輔曰金人不道殺戮我滿家良賤我今提夏國精兵為亡者雪冤呼夷清開門夷清曰大尉自與大金為仇讐何與于大宋而欲攻大宋之州府世輔問延安府今為誰守夷清曰大金已割三京地界還之大宋已行赦書到府官吏軍民拜恩畢今為大宋也世輔驚請赦文一驗之夷清以真本示世輔世輔曰然則世輔請左右數十人入議事夷清從之門啟世輔入城見市井百姓歡笑之聲乃知割地事審的遂與夷清約以單騎回軍中併殺夏國顯令南歸朝廷即復以腹心數十人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王樞具飲于帳中夏國都統與世輔皆在坐夏國軍馬悉全裝鐵甲列寨下酒三行世輔命執延安

府官吏入于是世輔腹心人偽擁數人至帳下世輔即起掣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大喧諸軍皆不知其因聞風墮坑填谷死者莫知其數迨曉世輔招諭餘衆得馬二萬匹遂往延安謀欲歸朝廷或謂世輔曰太尉威聲著于大金與夏國矣於大宋則謂有寸功當今之計莫若就馬聚兵長驅直渡黃河乘勝取河北河東獻于朝廷則歸之為有名矣世輔猶豫聞樓焯宣諭陝西將及近境有勸世輔見焯陳叙歸朝之意者或者曰不可大丈夫不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若一見樓焯宣諭雖欲渡河不可得矣亦會焯以書與世輔期相見世輔遂見焯焯具揚天子德意勉世輔還歸朝廷世輔遂以王樞偕行留馬在陝西後欲起綱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為金所有

士儔張燾謁陵寢回 士儔張燾往西京朝陵自陳蔡歷
汝穎以至京洛延見舊老布宣天子德意迨至相城披
荆棘履榛鬻隨宜葺治展敬成禮而還回到行在即日
入對燾具劄子奏曰臣竊國家遭百六之灾致夷虜肆
虵豕之毒禍流海宇上及陵寢臣猥被使令恭修祗謁
之事柏城既至慟哭惟深惟虜罪義難戴天雖窮誅極
剗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而復此讐也恭惟陛下聖孝
大至豈勝痛憤之情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
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
時躬行天討得無望于陛下乎矧惟自古戡定禍亂非
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睿慈仰思累朝
責望之重俯念億兆歸向之切益厲武將益修武備夙
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雲撤

席捲盡俘醜類告功諸陵使天下頌之萬世美之如是
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
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為之黯然燾又奏
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臣至陵所
修誠禮畢水即大至父老嘆異以為中興之祥上喜復
以語宰相曰張燾言不必妄燾又奏訪聞虜人于淮陽
軍採木作筏不計其數又行造繩索甚多不知其意安
在于此等事在我豈可不知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
間探指揮各務省事遂不復遣虜人奸猾廣置耳目我
之動息彼無不知虜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竊惑之
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賊用往來自若無一人
敢北渡者豈有是理哉臣愿陛下飭戒官吏謹封疆嚴
守禦廣耳目明斥堠先事而豫之庶無後悔人言新復

州縣官吏差遣皆以賄得公肆侵漁取償百姓乞令監
司嚴行約束又言撫綏之道以安靜不擾為先令使命
絡繹民間困于將迎不安其居非所以慰來蘇之望又
言訪聞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誼爭設有緩急豈能
使其協力不若置一大帥使之節制則首尾相應緩急
可恃愿陛下留意無忽燾之所言切中時務宰相秦檜
力主和議惟恐少忤虜情故事皆不行

六月二十一日己巳吳玠薨 中書舍人王倫吳公墓銘
曰公諱玠字晉卿居德順之隴平公少沉毅有志節善
騎射知兵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
和中夏人犯邊力戰有功自是威名益震建炎三年金
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所過城邑
輒下三月還自鞏州至鳳翔隴右都護張嚴邀戰失利

敵勢愈張謀趨涇州大將曲端拒守麻務鎮命公為前
鋒公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敵始有憚公意三年冬
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為不軌公擊斬之轉右武
大夫四年春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
大將婁宿以眾數萬出麻亭公逆戰于彭原店士殊死
鬪殺傷過當敵懼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制坐降武顯
大夫罷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
軍副總管知鳳翔府東權永興軍路畧安撫司公事進
復長安宣撫處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
各守要害以待其敵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
議戰公曰夫兵以利動公地勢不利何以戰據高阜先
為不可勝者眾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敵騎所宜
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逾淖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五

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公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破我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敵將沒立果率銳兵期必取而後進公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夏五月沒立復會別將烏魯拆合衆數萬使二將由階成出散關先至公與之戰三日大敗而去沒立萬攻箭箬關公復遣麾下擊退卒不得與二將合轉明州觀察使丁嘉國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徂常勝至每每與公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者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營三十里又疊石為城夾澗水與官軍相拒公指授諸將選勁弓弩號駐隊番休迭射矢落如雨敵稍却則

以奇兵旁擊如是三日度其困且走則為伏於神岔峪待其歸復發衆大亂俘其將羊奇孛董及其前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升鎮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節制與文龍州敵人窺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裒其兵又盡發五路叛卒聲言東去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閬既至適與敵遇使人以黃柑遺其帥撒離喝敵驚曰吳公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凡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撒離喝怒斬其千戶孛董數人已死犯關出官軍後公徐結陣趨西縣或曰蜀危矣公曰敵去國遠鬥而死傷大半吾方全師以制其極蜀何憂也月餘敵果退加檢校少保克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春敵復大入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九十五 五
犯仙人關公預為壘關旁曰殺金坪嚴兵以待敵據阜
戰且攻壘公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
皆擾敵復遁去上聞之嘉歎賜以親劄曰朕恨不撫卿
背也是敗也敵決意入蜀自其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
又以劉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度公終不可
幸勝則還勝鳳翔授甲屯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
矣夏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軍撫副使秋七月錄仙人
關公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靖軍節度使五年春下秦州
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靖難軍公與敵對壘踰十
載常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浮費藏益屯田至十萬斛
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裝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
者數萬家朝廷嘉之每降璽書褒諭七年冬敵廢劉豫
且益兵眾以為疑公策其將去九年春和議成上以其

齋

功高復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遣內侍
齋告以賜而公已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賞過其勞因
優詔不許六月己巳以疾薨于仙人關治所享年四十
有七公用兵本孫吳而能知其變務遠大不求近效故
能保其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視士卒之休戚如已而同
其甘苦故人樂為之死其任將佐等功賞斷以公論無
親故權勢之徇故麾下諸將多以功顯既貴而自奉之
約不逾平時至惟以予士則不少吝故家無餘資至無
宅以居嗚呼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後胡世將為川陝宣
撫使公弟秦師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公所以戰則曰
璘以先兄約束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退之間勝負
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堅忍
持以令酷而不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

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戰者莫能盡知狀其要在所用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堅忍盡吾長技可洞重甲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技可洞重甲數百步外則被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于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故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公之深于兵也十年詔立廟于仙人關賜額曰忠烈諡公武安公 吳武安公功績記曰忠烈吳武安公中興名將其撫養士卒似吳起其動儉精力似陶侃令必戮似孫武子憂國遠計不撓近功似趙克國身歿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廣與羊祜也是以能勝所難勝守所難守以保全蜀使有數年之壽則中原之復可幾也方其薨也其長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

撫為行狀不詢其子使二舊吏立供為之墓誌又據行狀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詳乾道乙酉予既作補遺志其大者凡數十事以遺其少子叅議且類宸翰詔命碑鏤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庶備國史異時采擇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後為之大將者有所矜式書成人喜讀之薦紳傳道已滿四川狀意尚有遺也近得明庭傑從改所撰功績記文實語詳果有未聞者詢其來由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幕府親所聞見宣司叅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因鏤之集中以補遺焉岐下張發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六
炎興下帙九十六

起紹興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盡其日

吳武安公功績記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平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宸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沉毅尚氣節長于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緣鏖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奉義郎擢大略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婁宿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沂隴不浹旬降秦州垂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浚遣偏將軍劉

三朝士則會編 卷一百九十六
惟輔禦賊殺其帥黑風大王婁宿失勢敗走浚更遣隴
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坡下兵敗死
之惟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彥希
棄鳳翔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不
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
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
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將士無殺掠民皆安
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
不執侯進兵夜襲其城斌出戰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
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
宿以衆數萬攻麻亭侯逆戰于彭店士殊死鬥殺傷過
當而曲端劾侯違節制降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
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

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
禦使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遺卒捍禦金城
所過人供糧桔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地每戰必
先占高原必勝之地赫嘗敗衄賊稍北退河東不敢逾
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公董帥川陝許以便宜不從
中覆樞密移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侯問籌策
端云平陽易 賊便于衝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教士
十年然後可以大舉侯云高山峻谷我軍便于駐隊賊
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閔輔之
勢賊雖強項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為迂緩
一以為怯懦置其言不用棄其人而弗親秋九月師次
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
將何以戰且徙據高阜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

三朝士目會編 卷一百九十六 二
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鉄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
至囊土逾澤以薄吾營王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
侯獨整衆保散關之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
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侯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
吾堅壁重兵下瞰雍旬彼懼吾襲其後保蜀良策也越
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國沒立即君率銳兵犯原上
期必取而後進侯擊敗之徵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
立及潭女郎君馬五太師取大師復會列將烏魯孛董
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二日連勝而沒
立方攻箭箬關侯遣麾下擊退不使二將合分兵掩襲
兩皆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誥詞云朕以經理二陝付之
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畧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相與戮力盡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冀膚

功來奏懋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畧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吳玠材氣不群忠勇自分策足功名之會
騰聲閔隴之間比者權帥涇原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
為雋功獲其首豪醜類折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兼車
夫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爾烈朕無愛
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起復尋
兼陝西諸路都統誥詞曰孝移于忠者聖人之格言國
爾忘家者人臣之彛憲而况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師
淬勵以須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
以功伐寢階顯榮却敵有沉果之機莅軍遠威愛之濟
我戰則克懋賞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治金車之事矧
臨敵忌于易將而軍制庸于奪情其安厥常無曠爾職
苟能揚名于世以顯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勉

三朝士見會編 卷一百九十六 三
我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賊自破契丹以來狃于常勝至是與候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太子會諸道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進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營三十里疊石為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橫攻木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侯遣麾下伏神岔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都將羊奇大字董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甲數萬計乘夜併力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剽殺殆盡獲四太子并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克賚詔就賜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靈克布繫惟敵愾之威眷我樞臣時獻戎捷受盡護諸將之任當兼總兩帥之雄控臨要衝遏制侵軼永念雍州之

域久罹羯虜之灾屢敵勢之方張勵兵鋒而益倍陰設奇伏躬率啟行俘當戶之衆酋殄引弓之群醜威聲遐暢凱奏上聞班勞策勳敵後疇庸之典建牙擁節益隆制閫之權肆行戶租仍加真食并頒寵數式示眷懷於戲敵果毅于戎昭盍申威于武備 乘戰勝之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節度使陝西諸路都統制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實封二百戶紹興三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興文龍州賊久窺蜀必以奇取之撒离唱與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閭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搗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

日決戰各忠所事撒离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要險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衄撒离喝大怒斬其千戶孛董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援兵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鬪而死傷大半我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侯遂為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決月一夕潛遁撒离喝歸乃服侯善用兵勢不能破其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智勇之奇兵甲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曰玠謹白金國都統足下遠蒙示書且審雅懷士各有志不容緘默彼已之情不通空相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輒攄悃幅奉答雅貺惟足下亮之夫

華夷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下不容也我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伏順討逆功塞宇宙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萬之眾歡呼擁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隳一城與堯舜何異哉深仁厚德布濩涵養歷年二百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下習武備不修戎器不備賊盜乘之群縣瓦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威甲兵之強能至是乎且金國行師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鼓勇爭奮勝矣而殺傷殘城變動和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

三朝士旦會編 卷一百九十六 五 黃志會
使以此決勝財殫則勝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
遭焚燒者十不存一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
枕藉所謂財利何有哉竊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
足下之戰自是不可以必勝不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
青徐之壤掖扶斗筲之子俾擁虛器彼劉豫者嘗北面
本朝脩位臺察負皇上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
報國而乘便抵間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
罵之其尚何顏面以視聽于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
然金國既以夷亂華又挑豫賊以臣反君顧天下大義
古今常理金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遼所以
名亂也主上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于天下如奉使金
國不能留暨京師變故遼從兵藩閭謳歌攸屬嗣位應
天實太祖興王之地天意昭昭亦可見矣維揚之役大

兵奄至倉皇無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
數千里如行平地廝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溺
沉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下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
今乾象清明星緯順行隆冬屆寒日星溫晏陽盛陰剝
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
俟以金國之衆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知審擇
取舍安定天下尚為前之紛紛果何為耶往者契丹與
中國結為兄弟驛駢相要天日是誓虜使往來絡繹于
道兩朝赤子實便安之而我納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
失大信故上天薄罰降此灾戾然移其禍端窮其亂源
鼓作交鬪金國與有力焉如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
髓渤海奚霄從而和之將會名豪英糾集旅類借援中
朝南北通歡復尋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于金國之兵

三朝士野史卷之九十六
六
露
暴露鬪戰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
勝乎聞王彥雷仲皆名將不審機會殞威名隳成功蔓
後患資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詆薄訕笑金國獨何取也
玠世為宋臣食趙氏之祿孕子有孫于中原之地倘有
二心天地鬼神寔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
玠豈苟得忘耻見利忘義者也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
為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泰惟逃去墳墓羈遊萬
里之遠軍中空惚頗復樂否更冀謹眠食養以新春和
平之福玠白撒离唱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
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撒离四太子蓄忿日久糾
合兵數十萬轉河南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
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撫使召諸路簽
軍列屯寶雞綿亘數百里進攻鉄山鑿崖開道于仙人

関高嶺上列大柵下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
以萬人當其前侯弟總管吳璘由七方関不待會合率
校兵倍道入援四太子聞之與皇子郎君分領萬戶酋
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砦對壘札連珠硬寨皆數
十座又来侯營前列砲數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王
萬年劉鈐轄濬水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賊營賊皆引
却撒离喝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翊日號令諸軍
併力只攻侯營兌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
領只在樓上酣閑樓已傾倒仲以絹為繩拽使復正賊
以火焚樓柱仲以須壺擊滅火賊發神臂弓乘嶺下射
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二孛董搃
正甲金人二萬夾攻兩肋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
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因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九十五 七 冀志
億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遁殺死千戶萬戶甲軍萬餘
得榜牌鎗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賊橫
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浚
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
無數侯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嘉歎賜以親札
云史謂趙克國沉勇有大畧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為策
乃漢中興良將也朕嘗思其人以濟大業比見宣撫司
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關克敵
挫彼狼虎之銳而壯朕復興之威非謀以濟勇能若是
耶朕心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朕
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勵軍情則所以濟朕莫大之業
者非卿而誰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繼以朕所御戰袍
器甲等物賜卿想已必達今朝廷議賞典先此數字聊

寫朕懷金人久不得至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
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熙河經畧司閔師古自洮岷領
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制古後軍統制戴越打糧
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慕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
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頻忽
遇金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慚懼恚還
兵宣司隻身往降賊侯愛此軍守義無一人騎從古師
叛者撫存勞來捐其家財厚資結之兩軍既合中外一
心失一匹夫于師古得萬貌貅于行陣侯由此兵精甚
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朝廷錄仙人
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與金
人對壘交鋒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
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浮費歲屯田

三朝士旦會編 卷一百九十六
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金洋守將治褒城嚴堰廣溉民
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璽書褒賞七年冬賊廢劉豫召
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為不然策其將去已而果然和
議成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議同三司宣撫而侯
已疾自以賞過功固辭優詔不許九年春三月侯以疾
革乞解事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府胡世將楊政田晟
姚仲馳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軍享年
四十七己亥遺表聞上震悼輒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
其弟璘奉喪葬于德順軍水洛城十一日戊申上念公
不已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
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則斬罰一不貸故人
人效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鎮督戰遣列校三百
七十人于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

山谷四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安侯
問訊再三搜索非是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
斬于遠亭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效
死至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托之私性樂善每觀史
傳有人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七書其用本孫吳而
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
則畧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資至無宅以居三子拱右
武郎扶藹皆為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傑嘗試論
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
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餘人奐著尚書難疑三十餘萬
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尚棄文就武俱任度遼將軍破胡
虜以千萬計觀親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
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規為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

三朝北史卷之九
納降負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誅滅胡虜嘻此皆
前輩豪俊語通者天子之元通與吳侯相知深想吳侯
諸子必皆稔

鎗大劍定天下安從文官學弄筆也元通曰然後民論
議極有補于世當借為我書于吳侯傳末云宣撫司所
薦士明庭傑記 林泉野記曰吳玠字晉卿德順軍人
沉勇知書少隸曲端為將張浚宣撫川陝用為都統制

紹興元年十月金人陷鳳翔府寶雞縣至和尚原玠遣
弟璘及統制雷仲三戰皆敗之又敗之神龔山口自是
累三十餘陣皆克擒萬戶羊奇孛董粘罕壻也及不路
孛董二十餘人兀木中箭而遁蜀土賴之以功加鎮西
將軍節度使浚還朝留玠守川口四年兀木欲入寇劉
豫弟益方知長安密使告玠為備二月果犯興州仙人
關兀木使人說玠曰趙氏衰不可扶持合來當擇善地
百里而王之玠曰業已事趙氏不敢有二于是尅期與
戰虜大敗自後每遇戰輒勝都統郭震為兀木所襲敗
玠日與鏖戰秦鳳隴州降簽軍七萬玠對敵常勝有與
作樂除川陝西宣撫處置副使進檢校少保奉寧保靜
軍節度使五年以所統為行營後護軍六年檢校少師
靜南軍節度使于興州九年議和改宣撫使仍開府儀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七
同三司六月以疾薨年四十七賜錢三十萬弟璘加開
府儀同主其軍三子拱摠為部曲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七

炎興下帙九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月十一日戊午

七月王倫藍公佐往金國王倫以奉使金國至東京權
留守至是東京留守孟庚至京師倫遂與其副藍公佐
渡黃河北去至此留倫不還獨遣公佐歸

金人殺兀室蕭慶節要曰誅兀室蕭慶詔朕承祖宗之
基撫有萬國仁壽德罔不臣妾而帷幄股肱之舊敢

為奸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陳王希尹兀室猥

以軍旅之勞寢備宰輔陰懷險忍出其天資蔑視同僚
事輒異論頃更法令之始永作國朝之規務合人情豈

為文具比其改革不復遵承幾喪淳風徒成苛政至乃
未稟遽先指陳或殺旨以先行每作威而專恣密

黨援恣為誕謾僭擬玉食之尊荒怠臬鳴之署獨擅
國家之利內睽骨肉之恩日者帥臣密奏奸狀已萌早
弗加誅死目不瞑顧雖未思灼見非誣心在無君言宜
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于聽聞迄致彰
敗躬蹈前車之已覆豈容蔓草之弗圖特進尚書蕭慶
迷國罔悛欺天相濟將致于理咸伏厥辜嗚呼賴天之
靈既誅兩觀之惡享國無極永保億年之休咨爾臣民
咸體予懷 神麓記曰悟室與國同姓完顏氏母姪十
三箇月生名曰悟室三乃也長而身長七尺餘言如巨鐘
面貌長而黃色少鬚髯常閉目坐怒睜如環創造女貞
文字動靜禮法軍旅之事暗合孫吳自謂不在張良陳
平之下初兀朮往印州元帥府朝辭既畢衆官餞于燕
都檀州門裏兀朮甲第夜闌酒酣皆各歸唯悟室獨留

嗜酒嗜兀朮首曰爾輩輩豈容我嗜哉汝之軍馬能有
幾何天下之兵皆我也言語相及兀朮佯醉如廁急走
騎告秦國王宗幹云兄援我秦國王與悟室從來膠漆
及謀誅魯宋之後情轉相好遂言語遮護之曰悟室實
有酒豈可信哉兀朮出次早以辭皇后為名泣告皇后
前如后曰叔且行容款奏帝爾兀朮遂行后以此語白
東昏使兀朮親弟燕京留守紀王阿魯追兀朮至良鄉
及之回兀朮至密奏帝曰朕欲誅老賊久矣奈秦國王
方便援之至此自此後沿路險阻處今朕居止善好處
自作捺鉢以我骨肉不附已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腹
心於要務之權此奸狀之萌惟尊叔自裁之是夜詐稱
有密詔入兀室所居宅第執而數之賜死同男卧魯南
撒瀛虛奇濛鉄奇滋四子遇害右丞相蕭慶并子男亦

三朝士野會編卷一百九十一
被誅 松漠記聞曰陳王悟室加息制責貴尊賢式重
儀刑之望親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迓羣情祇膺
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居臺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
命具官屬為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為四輔
三公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
之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
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
折肘腋之奸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隆茂古今罕倫
迨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有九而
天下之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于載籍
仍自斷于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于異數坐而論道今
復舉于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滋
優渥以獎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錫

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
之祉 又曰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

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妨至七月魯克宋滕虞諸王

同由誅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字文語悟室

悟室時為陳王

悟室不以為怪至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

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

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

之軍偽許之遣其妻共來告時悟室為西監軍自雲中

來燕微聞其事而未言與通事漢人那也回行數百里

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

為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遠兩契丹云余都

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

北人為西京

稱雲恐有奸遂謀

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

復馳告悟室既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有兵幾何云親兵二百遂不納投達剌先授悟室之命
其首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剌善射無衣甲
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
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又曰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
智力魚百人悟室常與之謀圖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
旨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日挾
奴僕十輩入寡孀家蒸馬悟室在閔下虜都也其長子
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
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撻撻始為
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
之曰遼蒲路虎來後旬日死悟室哭之慟曰折吾左手
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節要曰兀室獵居庸關之東

憇于山上遙見二馳逸者相遇于道立馬交談久而分
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都

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

槁里亦契丹也

兀室曰爾適

相遇者彼何人也曰彼乃槁里統軍使之余都者兀室

曰爾等適立馬語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
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別話亦無許久又

曰叙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叙又曰叙往事兀室

曰往事亦非立馬叙馳者詞窮面赭又且戰慄不已兀
室察其顏色兼素疑余都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

詐折之曰我知爾二人為余都輩議者近有人密告余

都槁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
輩夫何隱焉無何馳者適余都議反者也彼謂兀室果

知故不隱余都之叛由是敗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

三朝正史卷之九十七
四
余都兀室至雲中余都已走兀室盡誅余都殘黨及擅
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
丹之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讐實不得已而從之彼素忍
死以事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
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惟幄之間可
以寸刃害兄于不測矣事當預防况今至此某以愛兄
之故也擅殺之粘罕起而謝之既而泣下噫禽獸同心
若是宜乎能成功也兀室姦猾多類此粘罕之下諸酋
不可及之

八月蘓符為禮部尚書為賀正旦國信使使于金國
鄜延路經畧關師古來朝師古先是陝州叛去及新復
陝西地歸于朝廷師古來有認旂二面擁于馬後曰天
下弓馬客一國教頭師初渡江見者莫不大笑

十一日戊午金人族誅魯國王都元帥撻懶張滙金虜
節要曰初撻懶為元帥宗盪為上相二人據內外之權
共圖不軌兀朮既平宗盪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除
魯國王撻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為簽書杜克為燕京
行臺右丞相命初下撻懶謂使者曰我開國之功臣也
何罪而使我與降奴杜克為伍耶不受命遂叛初欲南
歸朝廷既而北走至沙漠儒州望雲涼甸兀朮遣右都
監撻不也追而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至八月十一日
伏誅撻懶臨刑當兀朮曰我開國起義之功臣也爾與
我之功固有間矣今小酋在上聽任諛邪殺戮股肱我
恨圖之晚我死之後禍必及爾請速圖之無效我輩兀
朮俛首無言神麓記曰魯國王撻懶罷元帥以四太
子兀朮代之差吏部尚書亨作天使就祁州問罪撻懶

謂無罪見誣遂與三子宗武宗旦宗望乃秦檜同妻榮奇妃共議曰雖奪我元帥府兵路尚有千戶及強壯得力家人部曲可從山後詐偽趨涼州徑往關下問因何罪如是權忽有親信契丹人召哲郎君知其謀遂與告訐於兀朮急點強兵五百騎追至虎北口逢撻懶父子車營誘而執之聞奏遂賜死于祁州三子及妃皆遇害 遺史曰初秦檜在虜中與撻懶相善檜還朝為宰相聞撻懶封魯王檜欲間撻懶使二乃令高益恭賫書與撻懶益恭者燕人與檜通心腹隨檜歸朝檜授以承信郎令賫書賀撻懶封魯王觀撻懶就封以治魯地且已為南朝宰相以相應令劉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劉冷莊金人寨取收文字光世令連水軍山寨統領官王勛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友據楚州差人

往清河把隘遂殺勛光世以承信郎借補勛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為人所告金人遂殺撻懶一族良賤八百餘口益恭以烹死 節要曰金人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雖州田易屯田過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其立劉豫也既不能收功于已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撻懶以山東河北圖獻于虜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巨邑膏腴之地 鐵桑麻之利盡在舊河之南我初與中國議以河為界爾今新河非我決彼人自決之以與我也豈可棄之今當以新河為界則可外禦敵國內扼叛亡多有利益吾國矣時吳乞買為虜主粘罕之徒用事不得行之以撻懶請之再四如取清河清河在舊屬劉豫聊慰撻懶之意而已後粘罕吳乞買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以取山東諸酋謀之若獨

取山東恐驚豫賊之心或至生事不若廢豫以取之也
豫之廢也不惟積怨于諸酋又且山東既得山東則遂其意矣而
見捷懶之心止有意于山東既得山東則遂其意矣而
河南之地欲守之則兵連禍結卒無休息欲付與人以
修豫之故事則知後者必鑑豫之得失不無二心于是
割河南之地以歸朝廷朝廷之得河南捷懶之力也不
然則割地也何不以舊河為界斯可見矣其後中山府
拘國信使王倫于館會諸路蕃軍將叛盟復寇河南者
蓋捷懶時與皇伯宗盟之徒陰謀叛逆欲起兵假以復
寇河南為名爾 又曰紹興九年捷懶避暑于蔚州麻
田大嶺下令諸隱藏被虜逃者家長罪死產業人口半
沒官而半充賞仍四隣之家兵追賞錢三百貫發諸蕃
軍分詣諸路搜捕被虜亡者謂蕃為利所誘苟遇村民

便行凌虐捶掠之下間或得之苟非亡者則曰爾當為
我指爾村或鄰村所匿亡者一人以易爾身其人不得
已而言之諸蕃每得一亡者則 詣所匿之家拘收人
口財物以及四鄰生民無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
兵火或各持挺聚集相保蕃軍苟至遂成聞敵由是所
遇捕戮積尸狼藉州縣囹圄為之一盈此令初下始自
蔚州次及易州安肅度信保州北平中山祁州慶源信
德之境黎元窮蹙群起為盜徃徃宰耕牛自焚廬舍相
率上山及三萬餘衆捕搜遂止此捷懶將反故使以為
亂而藉以起兵也 松漠記聞曰楊奇太師無子以其
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為子其後楊奇太師生子
闡辣乃令文烈歸宗又曰闡辣封魯王為元帥後被誅
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 字

勉道今為平章 偽官李成男李大諒征蒙記曰天眷
元年觀元帥魯國王撻懶摠四輔南行府都統河南諸
路軍兵公事忽副元帥大至四太子至京追呼四輔諭
曰都元帥割三京還南宋何緣不與吾計其中都元帥
必有逆謀欺罔國朝恐與南宋別有異圖其理未當爾
等四輔自今後都元帥府應有行移軍文字如吾不在
府第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故來面諭爾等切宜謹
守祇待吾急赴國朝整會割還地土是時大諒父成在
中山府謂大諒曰今北狄狂獷非吾所憂吾慮者副元
帥兀朮性剛忍還朝有異議又都元帥長男勝都花引
大族下騎兵及萬戶北入沙漠部省親恐副元帥北征
相遇未便吾雖走騎報知令回避未知如何次年皇統
元年副元帥詔至行府數元帥魯國王撻辣南和宋如

包逆甚明已將金賊誅廢外有長男勝都花知罪懼誅
虜掠北遁分遣精騎追襲殺捕 王山言兀朮之戕其
叔撻辣也帛練拉殺之其家三百餘口皆以帛練拉殺
合焚其尸屠其所居之地三村之人皆不留

定國軍承宣使吳璘為秦鳳路經畧使節制行營右護軍
九月辛永宗朝 遺史曰河南州縣新復受命辛永宗為
東京提刑永宗惟訪尋古器及宣政間宣禁舊物求覓
美女而已每歷州縣不能傳道德意志慮而專務苛擾
民有冤抑者不能赴訴既去則人唾罵之

以趙榮還金國 金國索趙榮并其家屬朝廷遣還之初
榮之來也韓世忠接遇之及其還也朝廷猶慮世忠沮
遏乃自真州六合縣取淮西路去

十五日壬辰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 制

三朝士旦會編 卷一百九十二
曰三秦天下兵勁之地全蜀坤維斗紀之區並列師屯
宏開幕府以壯山河之勢以張貔虎之威不有重人孰
膺異選具官胡世將疏通英特篤厚粹深學博古而達
今氣絕群而邁往雍容持橐有獻可替否之風慷慨臨
戎有扶顛持危之志資實兼于文武身每繫于重輕一
昨蔽自朕心出當閫寄方畧夔超于前古精神坐折于
遐衝茲錫贊書並隆春寄正齋坛之寵數儼上將之威
容井鉞叅旂制兩地兵戎之命雲章奎畫冠上閣英俊
之游久矣疇咨莫如汝可噫謀晉國之帥蓋難其人顧
漢庭之臣無出其右祇服明訓遠觀壯猷吳玠既死乃
命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為川陝宣撫付使諸路並聽
節制世將精明神倍閑習吏治知成都府人謂自張詠
為知府後始見世將能繼宣撫之命即自成都至河北

會吳璘楊政等諸將諭之曰世將不能騎馬不能射弓
不知敵情不諳邊事凡此數事皆在諸公之下朝廷遣
世將來者諸公知之乎衆皆曰愿聞其說世將曰國家
開國于五代之後方當五代之時諸將不起于賊盜者
必因殺奪而得之握兵在外跋扈難制故自國家受命
將無專征必以文臣臨之鑒五代之弊也今朝廷不以
世將為疏謬使宣撫諸將非世將之能蓋襲國朝故事
凡自今以往應軍中事務並不改吳宣撫之規模如世
將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據誠心勿致疑忌邊機一
切事有益于國家者唯盡心力而為之假世將不來諸
公有立功者誰能見之故世將以功狀親閱其實聞于
朝廷必信而不疑賞典當繼至此朝廷命世將來之意
也諸將皆心服自璘以下皆拜謝

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節度使李世輔賜名顯忠
世輔到行在賜名顯忠為樞密院都統制

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雄武軍承宣使閔師古為行營中護
軍前軍統制

以夏國宰相王樞還夏國 朝廷備禮命官津送王樞還
歸夏國

樓炤歸自陝西 遺史曰樓炤以樞密之職宣諭三京陝
西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輕忽士流尤鄙武臣陝西州
郡多武臣為守炤恣令庭參而退及請通判幕職官接
席議事新復州縣軍民皆駭之又劉豫與金國之政民
有訴事者執訴牒告官無阻碍炤所到民訴事者每一
狀非五日不能達故不能盡得其民心炤貪財賄至厭
苦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還朝無所建明奉秦檜之意

而已

岳飛來朝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知永興軍節度陝西路軍馬張
中孚加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

十月九日丙辰張所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 張所建
炎初侍御史出為河北招撫使累戰金人無援而潰遂
編管廣東死于貶所至是追復其官職

十一日戊午張燾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成都府
路安撫使 成都闕帥上諭宰相執曰吏部尚書張燾可
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恐其憚于行卿試扣之宰相秦
檜退召燾諭以上意燾曰君命燾其敢辭檜以聞上大
喜乃除燾帥成都陞辭因奏曰聖人貴因時故從時如
救火追亡蹶而趨之猶恐弗及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

兩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軻又為說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有興以來十有餘年日不暇給今議和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况明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得非陛下中興之期乎時不可失愿陛下鑒詩人歌詠之辭稽孔孟發明之意孜孜汲汲專以明政為務則臣雖在萬里之外猶日待清光也上嘉歎久之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燾又奏蜀自軍興以來困于征調民力彫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懇臣俟到所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上曰豈容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悉委卿措置燾因奏

臣入界即行詢訪應民間一利一害先次罷行續具奏官有貪冒慘酷為民之蠹者容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沾寔惠上皆可之以成都帥而得行四川民事者自燾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八

炎興下帙九十八

起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丙寅盡十二月十九日

丙寅新知鼎州王彥卒 續感為公行狀曰王彥字子才

河內人隸弓馬子弟所政和五年徽宗皇帝臨軒閱戰

以武藝中選恩補下班祇應從涇原路經畧使种師道

兩入夏國平蕩偽洪夏軍割踏駱駝兩城當靖康初金

人圍太原京城遣發新招赴援敵戰後軍至太行山焚

輜重肆掠百姓驚奔城門盡閉公勒弓兵追殺俱盡金

人陷懷州鼓行犯關公流涕曰君父有難雖生何為乃

棄家奔京師求自試討賊河北招撫使司選充都統制

樞分密院令帥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頭項七千人

渡大河于已陷州縣措置招撫不順番軍民深入陷地

與金人戍兵萬衆麇戰大破之收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賊以為大軍之至也率數萬衆薄公營圍之數匝大雨如注時官軍既寡且器甲踈畧疾戰輒不利即決圍以出遂潰賊見公所乘甲馬獨異復進銳追擊公獨與麾下數十人馳赴所內披靡轉戰十數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往往復渡河以還公收散亡得七百人保共城西山間遣腹結集兩河豪杰以圖再舉時金人大立賞格求公甚急公在西山常慮生不測夜即徙其寢所部曲或知之泣以告曰我曾所以棄妻子冒百死以從公者感公之忠憤期雪國家之耻爾今使公寢不安席我則非人乃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威節公益自感勵大布威信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嚮應招集忠義民兵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

等一十九寨十餘萬衆綿亘數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并汾相衛懷澤間倡義討賊者皆受公約束稟本朝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城相望時遣勁官兵撓公糧道公每勒兵以待之且戰且行大小尤慮數百戰斬獲銀牌首領金環女真及奪還河南被虜生口不可勝計公叙兵既衆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糧會有奸人以告虜帥乘我之虛遂以大軍犯營壘公率親兵棄高以禦之強弩飛石所向輒摧壯士賈勇呼聲動天賊之斃于營下者枕藉悉以馬負之而去猶恃衆欲以久困公即布長圍遮絕餽運者旬餘公檄召諸寨兵大至即霄遁時金人銳意中原時以公在河朔兵勢張甚故未暇南侵謀公益急一日虜人召其首領俾以大兵再犯公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寨堅如鉄石未易圖也

三朝正史卷之九十八
必欲使其將者願請死其為所畏如此公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直趨大原斷石嶺關以臨代北告期于東京留守資政殿學士宗澤已得便宜從事奏授公武勸大夫忠州防禦使河東河北制置使遺書延公會議公將兵萬餘將發悉召諸寨統兵官指授方畧以俟會合既行虜以重兵尾襲而不敢擊遂濟河既至京師宗大悅握公于曰公力戰河朔以沮金人之心脇忠勇既前海內所聞然京師者朝廷根本某累上章邀車駕還闕敢愿公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公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因差統制官張偉統轄于滑州界沁河沙店以上下掃把截令公量帶親兵赴揚州行在所有旨令闕引見上殿是時朝廷已遣宇文虛中及楊可輔為祈清國信使副議和而去見宰相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領以望王

師愿因人心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時宰相上殿指揮遂寢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官時范瓊為平寇前將軍公素知范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知樞密院事張公浚宣據處置川陝奏公為前統制官時盜賊方熾公為先駟所過肅清至漢中改差權發遣利州路兵馬鈐轄兼提舉訓練屯駐軍馬建炎四年改差金鈞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蜂起大者據郡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飢饉洊臻无所資食唯四川號為金窟易于保眾磨牙搖毒垂涎吮血者寔繁有徒金州適當蜀之後門兵備多缺事力么麼公據民治軍寬猛恰宜夜以繼日未幾大敗桑仲乘陷懷安襄陽之勢擁兵西向進均房守將李倫清韋知幾奔竄凶威益熾眾號三十萬直擣金州白土關仲

舊公部曲也則又以申牘懇切于公曰仲于公无敢犯
愿假道入蜀以就食爾公謂將佐曰我素知仲之為人
雖善馭士卒輕財善聞然勇而无謀保為諸公破之乃
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賊恃強銳甚立與战不勝遂遇
害將士失色或請避賊公叱之曰樞相張公方有事于
關陝使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即親
勒卒民及兵疾驅長沙平沮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之賊
望官軍少輒仰高蟻附搏战公執幟麾士士悉殊死閉
久之賊氣大憊欲還吾伏發因大潰縱兵馳擊斬獲數
萬賊退保房州公休士追擊賊復敗追奔至于白磧房
州復是秋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親宣撫處置使
司招安提舉宮閣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等百餘人遂攻
金州諸關以窺四川公提兵控禦躬冒矢石賊沉鷙善

战又其下皆河朔驍果官軍與角輒不利遂陷諸關公
退舍秦郊令將士盡伏山穀間息烽燧噓金鼓禁樵牧
又焚秦郊積聚若將遁者以誘賊秦郊去郡城纔二十
里道路夷坦寂无人聲公召募死士預易麾幟色號設
竒以待其至閱再信賊游騎至秦郊公召將佐曰賊必
以我為遁明日當悉其家屬乘高長駟以入郡城夜半
分官軍為三以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于林麓凌晨賊
果大至官軍逆战聲震山穀勝負未分也而伏騎張翼
繞出賊背賊大奔潰擒殲萬數生口无筭輜械散野追
襲至永興之秦嶺因收復永興乾祐縣以歸時金州困
于調度廩无儲積士有飢色所得資幣盡分軍伍類之
以饒方賊之過秦郊見吾麾幟色號特異固已駭怖念
其老幼業與之俱故其战尤力而破賊最甚焉初桑仲

既敗復還襄陽已而鳩集敗亡攻圍鄧州鎮據使譚袞
力不足支委城夜遁賊復熾朝廷在遠未暇致討務存
懷據因就除仲襄鄧隨郢鎮撫司使革心而仲稔惡不
悛反藉專征之權南攻德安西據均陽是冬盡以其衆
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即嶺一擣詢陽縣前軍去
金州不三十里公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寇三道以離吾
之勢今吾破其堅即脆者自走矣時賊大軍在馬郎之
北公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而自以親兵營馬郎與之
時壘者幾一月大戰凡六日賊大敗奔潰縱兵追擊擒
統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壯士數千衆均州復仲之敗
也為其黨所殺時又有王闢董貴郭守中阻兵窺蜀雖
亮悖虐焰下于桑李然其小者猶不減萬數公悉計平
之吳玠為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守和尚原大摧兀木

公兼司都統制守安康屬破鉅寇二公實樞相張公浚
親所選任大槁元樂語有原頭電散千鈞弩漢土風馳
八字軍之語至今人歌之公威稜既著雖遠方持兵者
愿聽指縱如知華州李子華知陝州魯閏保據山寨襄
唐鎮據使李橫寔為鄰壤知虢州耿清又以所部來歸
悉受公節制于是宣據處置使司又以公節制商虢陝
華而公曰上雖南徙不忘西顧今商虢陝華沒于偽齊
而陝郡又密邇河東他日恢復故疆必自此始則臣誤
膺閫寄奚敢偷安乃遣儵屬高士魏部公兵將進圍商
虢直抵盧氏與賊大兵三遇再破走之遂定商州紹興
三年春首金人偽皇弟都統郎君大舉圖蜀自商州以
入守將邨隆移治上津賊遽至跳奔初樞相張公前召
公與吳玠及興元帥劉子羽會議漢中約虜人若以大

命

兵犯蜀即三帥聲勢相為手臂公聞虜大入即駐軍漢陽一帶以應梁洋而賊併兵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公飛檄召漢陰諸軍統制官郭進先以兵三千人至東流夜發于沙隈賊捨騎鷓鴣來攻一日凡數十合進等禦之殺傷甚衆明日賊知官軍單寡即多騎并進并進塵壘蔽天公曰賊遠門颯銳難與爭鋒彼所以疾馳者欲困吾糧食以入蜀爾即盡焚儲積發居民趨陝險保聚盡督漢陰兵自石泉趨西鄉將與宣撫使署使司及都統制司兵馬會合併力禦賊公次西鄉樞相張公遣幹辦官甄授付公手札急令瀟野會合所以禦戎者雅如公策公遂踰西鄉都統制司移文禽公控禦松林明月諸關公部分既定賊將耿嗣所以兵越漢水賊半渡公禽馳擊之大破其衆生擒漢水軍八十

清

餘人時宣撫處置使兵馬萃于饒風下而發精兵乘高禦賊一日數十戰長創衝突奮迅飄忽賊衆披靡摧折器甲馬散傷痍踵路時虜殺馬而食者已旬餘顧其巢窟已遠欲退不能盡益窘時利路統制官郭仲屯營正當饒風関背賊夜以輕兵銜枚襲取之饒風失守諸軍盡却興洋亦焚儲積為清野之計虜雖至漢中轉戰千里死傷過半且无所掠大失望臙腥洵洵異謀欲叛復慮我師掩至即无遺類遂自褒斜遁去樞相張公以虜雖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寔固敗衄而卒保全蜀者繫諸將勤力棄瑕錄用黜陟聖旨進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曰某備任庖牙不能殄滅醜類致彼深入者當某之罪也奚敢與他将比獨不受士益重之時虜雖遁而偽齊遣固貴為京西安撫使盜據

三朝士身會編 卷一百九十八
金州發鎮兵復自饒風以出至漢陰固貴領兵拒敵統制官許清橫擊大破之貴僅以身免金州平時金州新制兵軍食益艱樞相張公命兼使司叅議駐兵閬中以備川蜀而留格禧以兵三千控禦金房俄又令公移軍渠州照應巴達等州一帶閬隘紹興五年正月公聞下詔車駕親征劉豫公泫然曰上躬犯霜露以誅僭逆此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况分鎮詔書有悉心戮力屏翰王室之語乞盡提全軍援行在至于再三宣撫處置司終以先獲聖旨令公保蜀遂不果行兼荆南府兼充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江陵盜賊後城郭為墟前移治板江公至始還舊治帑廩空乏无三日儲乞置屯田以為出战入耕之計爰擇荒田分將士為百莊莊耕牛畝唯山口富里田舊截沮河置千戶塘瓦窰三

堰隄水分溉為上上堰廢榛莽公親督將士具畚鍤從事計工六萬有奇不決旬告成公私之利无窮天下論屯田實不擾民而得充國之遺意者必以公為稱首詔獎諭之紹興六年制授公保康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時岳飛為京西湖北宣撫使授飛節制公昔為招撫使司都統制日岳寔以偏將從新鄉之役違公節制岳輒以所部別為一寨已而公兵大集岳一日車騎叩公壘請罪左右或勸公斬岳以謝衆岳惶恐色動公曰汝罪當誅然汝去吾之久乃能策身自歸勝氣足尚也方國步艱危人才難得豈復仇報怨時耶吾今宥捨汝因以酌酒飲之岳再拜謝及公為置制使岳終不自安即檄使赴滎河把隘自爾復睽及是公上章引嫌辭免劉麟再寇淮甸車駕親征駐蹕平江府樞密院奏以都

督府叅議軍事除知邵州禽以所部隸侍衛軍馬司劉錡公聞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二公素相知心且篤交契士論欽之就除知鼎州將所行之時疾遽作不起享年五十寔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也遺史曰王彥在邵州就除知鼎州將行疾遽作遂不起享年五十詔贈昭化軍承宣使恩澤六人仍與一子見闕差遣照舊孤遺時荆南有彥舊部曲聞彥死請于安撫使薛弼即佛宮迎彥繪像為位以哭凡三日士大夫有意于人材者莫不為時嗟惜彥娶劉氏寔封碩人長子世顯官成忠郎其次世雄皆未授命彥事親盡孝撫弟姪盡愛彥既貴毋太碩人已老彥喜懼常形于色晨昏死違誕日必設樂獻壽拱手侍側毋素嚴設飲食起居必劉氏親庖扶持无須臾離而彥每以此為樂初彥會議于東京留

守司家屬悉在河內及赴維揚行在所河北議將始護致而父武經之喪與其兩兄之孤猶陷于偽境在邵陽日彥優以金幣遣人抵河內迎取之法當任子先推其姪疾且革殆不知人俄稍悟召弟姪悉以財物均給之其為將帥也嚴明紀律沉勇能斷而以公行之每出師无供帳厨傳誅茅為廬與士卒同器而食井灶未具飢傷不敢战士士卒有傷痍衣者解衣衣之親為傳藥或違令犯法雖故舊立斬之而撫恤其家及凱還論功必自推衆以為當雖踈逖必居上列以是人人樂為盡死尤長于簡練士伍不以修偉為尚而取其輕足驚果有力者每破賊大閱以充軍者盖十之一故其所部號天下精兵舊八字軍既屢摧堅陷陣而勇夫羨慕誓不與賊俱生愿刺者遂至萬數其在金州屢破大盜子弟從

軍未嘗佔賞妻之弟战歿于陣亦不以為言張浚聞之特
 官其姪以勸盡公者至于天籍帑庾无毫髮容私嘗曰
 人臣唯有功于國然後能享朝廷爵祿俯仰无所愧昨
 若貪冒苟得適足為恥故兩除留務皆不拜故事廉車
 秩視從列凡除授即辭免請之備禮彥即直還告禽不
 為飭分鎮時便宜黜陟他鎮例擬借官資彥于立功將
 士則上事于宣撫處置使司以示不敢專彥喜人盡言
 幕客或面直其短必歛容悅謝雅性嫉惡尤切齒賍吏
 曰此偷祿蠹民者或干以私則曰彥未有寸功以報主
 息方且思革弊倖故所未敢至與人辨是非畧不少屈
 已下氣故議者或議其黑白太分踈于涉世耳屢陷危
 機瀕于不免平日雖剛毅寡合而待士極能盡禮此彥
 為人之大畧也 林泉野記曰王彥字子材懷州人武

舉中第為河陽清河縣尉建炎初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彥從其軍數月即用為都統制率兵五千過河北與金
 人三战皆勝既而為虜所敗兵潰彥走入衛州龔城縣
 北太行山叙兵皆捏其面云誓殺金賊不負趙王虜畏
 憚之呼為八字軍屢與虜战胜負相當加河東河北都
 統制俄遷京師加河北河東制置使張浚薦為御營公
 將從浚往川陝後為金房州安撫使知金州賊似達寇
 郡彥擊擒似達又擊破賊桑仲復房州加均房州鎮撫
 使紹興元年累破賊李忠二十餘萬忠遂降劉豫次年
 擊破賊董先于金州紫嶺廵城復战于魏州界彥敗亡
 統制官劉琦然先亦因迫乃降彥洪州觀察使三年正
 月虜寇金州彥走金州為宣撫使司叅議官五年湖北
 宣撫使六年加保康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知襄

陽府事後率衆一萬赴行在除行營前護軍都統制復
除浙西沿海制置 七年經軍平江彥感疾軍士與解
潛士卒交爭行營前彥乞解兵任降洪州觀察使知邵
州以其軍隸劉錡後錡敗虜于順昌府雖錡善兵然亦
彥軍之助也彥在郡甚有治聲為時循吏九年移鼎州
未赴病卒贈昭化軍承宣使
十二月孫暉為河南府路副總管 命孫暉為河南府路
副總管令招一千三百人是時有鄴瓊叛軍劉豫放歸
農者又豫之廢也有使勒免歸者甚衆皆願投募暉未
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九
炎興下帙九十九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二月

紹興十年正月李誼為工部尚書迎奉梓宮奉迎兩宮莫
將為工部侍郎以副之使于金國
十日丙戌李誼落職放罷 李誼既承奉使之命力辭其
行親舊曰不可誼我不過落職放罷爾安可行乎既而
果落職放罷而升莫將為迎奉梓宮奉迎兩宮使韓恕
副之使于金國十五日辛卯李綱薨 林泉野記曰李
綱字伯紀邵武軍人政和三年中進士乙科狀貌雄偉
有經綸天下之志宣和初京師大水綱為起居舍人上
疏言此非小變恐有兵興國亂之禍上怒而罷之流落
七年至宣和末召為太常少卿金人入寇徽廟議遜位

綱引唐睿宗始為皇帝復為皇嗣居東宮事以贊其策淵聖即位太宰白時中勸幸江南以避狄綱力勸固守宗廟遷兵部侍郎遷左丞親征行營使虜夜攻雲澤門及通天安泰門縛筏渡壕雲梯上関綱屢擊退姚平仲劫虜寨而敗綱率兵援之亦敗初宰相李邦彥主和議忌綱主戰因此譖罷虜聞綱罷攻城愈急太學生陳東上書引數千人伏闕數邦彥罪言李綱社稷臣不可罷又百姓數十萬大呼闕下請復用綱擊碎登聞院鼓不止上急詔綱復其位令撫諭之斬亂者數十人乃定及虜班師种師道請以兵襲之綱是其謀而邦彥沮止綱請不用乃常快也上皇自潤州將還命綱迎奉上皇撫其背曰天以卿賜國家也解玉帶賜之遷知樞密院綱奏祖宗舊法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典其兵兵衆隸于

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軍又制密院之令考于舊制未可見乞以兵付制置司人以綱為得體士民多誦之者上頗忌之及金虜犯河東出綱為河北河東宣撫使李彌大解潛副之种師道送綱出師知其非將才歸而歎曰兵可憂矣綱出城先斬統制官焦守節以解潛兵渡河一戰潛敗綱銳氣大挫頓兵懷州不進日與鄒柄張牧論事諸將言事先禱柄牧乃得見將士怨憤金人陷太原麾下多叛去虜乘之大敗而還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日下出門臣僚言不可使守郡牧提舉杭州洞霄宮言者不已遂落職是冬復疏綱十大罪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今上即位應天府召赴行在綱亦率兵而未至江寧卒周德為亂綱招而戮之至行在除尚書右僕射建議張拜昌不可留

乃賜死潭州盡責偽命黨與范訥以無功亦責澗州薦
許翰輩用之復請幸江右或鄧州以避狄未幾遷左相
黃潛善汪伯彥譖綱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陳
東歐陽徹上書言綱不可罷黃汪不可用請親征迎二
帝上怒斬東徹綱退居常州會賊趙萬陷潤州欲進寇
常州綱以書招安及出家資犒餉趙萬乃聽命次年臣
僚言綱陰與賊通落職鄂州居住後虛傳貶綱嶺南遂
單騎南去幾欲渡海既而聞不實乃還建炎末范宗尹
為相復綱官職紹興二年知潭州以任士安兵一萬隸
之張彥中領兵廣東不稟朝命宰相呂頤浩命綱圖之
綱以書幣誘張彥中至戮而併其兵頃之諫議大夫徐
俯言綱倨傲以宮祠罷居福州後張浚亦責居彼相善
洎浚入相復綱觀文殿大學士赴闕出知洪州江南安

撫制置大使以鍾世景兵三千從行旋加金紫光祿大
夫然方歲旱乃課民修城一方興怨臣僚言罷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復歸福州九年再除潭州力辭不行改
江州太平觀次年薨壽五十八賜少師 李綱落職鄂
州居住制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堯欺世盜名孔子
首誅少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于考瀟諱之宜相靡有
終刑茲無赦具官某空疎而不學凶悞而寡謀志輕天
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
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
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于延登朕頗懷于虛佇
而果于修怨奸以事君庇以姻親至擅刻于詔令括民
財力曾罔恤于基圖念存體貌之恩姑解鈞衡之任雖
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投間能闔門而訟過乃傾

家積陰與賊通伊舉措之非常于聽聞而寔駭宜鑄寵
秩移寘偏州昔漢棄京房罪本由于不道唐誅元載惡
盖在于周峻往革乃心毋忘予戒 秀水間居錄曰李
綱字伯紀閩人蔡京之子攸黨也宣和末淵聖受禪綱
與吳敏以攸詭計取執政未幾貶黜或謂嘗主議用兵
建炎初首拜輔相再閱月繆戾垂刺大拂衆心亟黜之
以黃潛善作相殿中侍御史張浚潛善所引用力攻綱
至貶海南車駕南渡始駐餘杭有苗劉二賊之變浚率
兵赴難自春二卿徑執鴻樞出使陝西獨便宜除官至
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悉陝服
之甲兵凡三十萬衆與虜角一戰盡復用其屬劉子羽
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
僅以身免奔還閩州閩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

者必曰富平之一也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綱自南遷
回亦寓是州先綱百計求復用富於財交結中外而效
及浚至綱謂此奇貨可居傾心結納浚亦自云深悔前
日之言相與驩甚紹興四年冬劉齊金虜合兵犯淮泗
朝廷震恐宰相趙鼎者嘗失身于偽楚初無敢薦者而
浚獨薦于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
召命下綱贖行百餘奩皆珍異之物又以論時事疏托
之浚至即日進綱且降疏詔獎論明年寇退鼎左相浚
右相并兼都督即起綱帥豫章許其入覲綱見上盡以
前朝所得書詔犀玉帶及家藏寶玩次第進獻上皆不
納延留浚旬賜厩馬金帶飲膳而已綱既去殊怏怏浚
以報之未至也擢其弟維及其腹心鄒柄等皆列于朝
又以所薦陳公輔為諫官居頃之議者謂靖康伏闕之

變乃公輔為網謀不當在言路網聞而懼抗章丐罷浚
 又思有以安之 言江西盜息民安轉網官為金紫光
 祿大夫是時處吉盜熾旁郡亦擾欺罔如此七年春鼎
 浚爭權浚自為却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
 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之會稽逐大將劉光世以呂
 禮代帥其軍屯于合肥据荆襄帥岳飛過失以張宗元
 監其軍謀取內外兵柄天下寒心秋七月合肥兵亂執
 禮以入齊傳報紛紜網意浚必敗即條十五奏浚措畫
 之失又貽書于浚痛詆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擠浚
 而釣竒且示于浚不厚也浚既貶永州網亦坐浮薄及
 幕客暴橫貪墨而罷鼎復相窮治浚事至今未已嗚呼
 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其三相之謂歟浚蜀人字德遠鼎
 閩中人字元鎮八年正月記 又曰李相與張相書月

日具位某再拜致書平章都督特進僕射公相閣下網
 建炎初蒙上擢任宰司自以材力淺短議論遷疎不足
 以任天下之責丐罷機政得請宮祠既而言者之交以
 罪去國是時閣下為言事官附會時相以取世資但以
 為趨時巧宦喜富貴人耳及明受之變網遠在嶺南乃
 聞閣下奮發忠義糾合師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
 龍以中天然後知閣下真一世之竒才因事乃見而獨
 恨未之識也數年前網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
 適閣下自樞廷均逸弭節敝拜謙光過人惠臨衡宇因
 從容尊俎間奉談笑而疑襟抱側聽緒餘追悔昔日之
 非深明當世之務每言帝德王功霸畧皆在人主心術
 中顧所以致之者何如耳竊自慶抃以謂炎運中微天
 心悔禍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業非閣下而誰未幾闔

下被召還廟廊綱亦蒙恩起廢承乏帥守踰年于此獲
窺廟謨之一二以成去冬却敵之功切深嘆仰然自今
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
均理財用皆未聞卓然有天下之心者聲譽損于前時
規模爽于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聞不知何為而然也
且以近日淮西敗將之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
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信任以為
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喪氣將
誰責而可乎綱輒不自揆激于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
置未當深可痛惜乃鑒前失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
于冕旒之前情迫言切詆忤必多其知我者以為見危
納忠娶不卹緯而憂宗周之隕其不知我者以為出位
侵官汲黯之戇又復妄發知與不知是知是曲今日國

家危急存亡之秋為大臣歷事三朝懷孤忠而同休戚
者苟有所見其可緘默而不言乎恭惟聖上登用閣下
委任之專聽信之篤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萬
衆一戰而潰怒而不問去春綱入覲軒墀親聆玉音張
浚自富平敗始練軍事嗚呼雖秦穆之于孟明光武之
于鄧禹馮異何以加此閣下所宜益務慎重諮諏良策
圖不世之功以蓋前愆以報知遇使後世稱之視古為
愧今仍以措置失當坐失二十萬人偽虜得之增其氣
焰此豈小便雖聖度兼容未以此罪閣下天下謂何闔
下才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意
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為任之道故也
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
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分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

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媚者進直諒者疎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柳子厚作梓人傳謂刻削尚于衆工而成功收于梓匠此最知宰相職業者耳時平猶如此而况于艱難之際乎蕭何相高祖而腹心謀畫則有良平仄牙攻戰則有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諫則與王魏善戰與英衛持衆美而效之君所以成創業開基之功也李林甫盧杞挺亂危國其咎安在忌嫉而已綱愿闔下為房杜之亞以穆天緯不愿闔下為杞林甫之流以私寵利天下之事庶幾可為也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者忘身與家而其缺字則國與家俱安背公營私者不過為子孫計重而其缺字則家與國俱危不復引古為喻請以近事明之當宣和末

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謀為自安之計者深根固蒂可謂至矣一旦事變往來不能保首領然承平無事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長保而為此猶可恕也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聶山之其所為有甚于宣和之末然尚有可恕者禍作而未大也建炎之初承靖康之變禍故大矣然黃潛善蠹國欺君又甚于恪山輩今其身其家又復安在天理昭然所以未之思者寵利誘于前而禍患藏于隱也方今國勢日感人心不寧強虜憑凌借竊窺視加以旱熯為災財用殫竭而閣下獨幹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唯是之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之為福也無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古聖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閣下誠能知措

置之多失而圖所以改之者豈惟宗社安而生靈蒙休
閣下永膺多福而綱將歸老山林亦有奠枕之安閣下
不自知其為非而無改之意豈惟宗社危而生靈告病
閣下之禍可立以待之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
所矣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荷照之深敢忘忠
告以朋友責善之義乎綱素愚直私憂過計其言激切
閣下亮而恕之非獨綱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不然死無
逃罪所有奏疏副本敢塵鈞覽皇恐無地不宣

二月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守孟庾為
東京留守

仇愈知河間府

劉遇僧稱皇姪勤實決脊配瓊州寧城 遺史曰先是單
州碭山縣染戶朱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小

兒曰遇僧以棗博歸養之有金人之出戍于碭山者見
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不以為然稍長令學花版
有京師販猪人張四見之曰此人全似少帝遇僧心中
暗喜每看影戲唱詞私托其宮禁中殿閣龍鳳之語會
三京路通有詔尋訪宗室今發遣赴行在遇僧乃自謂
是少帝第二子以告于從一不敢匿遂告于縣知縣請
監酒石共問之石某乃駙馬之親弟也既見而問之遇
僧言少帝之第二子親坐翁 懷中翁 腋下有一黑
龐子常以手撚之又畧言宮禁中事問其流落在人間
之因乃曰少帝使黃院子張全夫妻背負其出城以奔
至下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玉鈐張全夫妻遭劉統
領尚在即尋訪而質之遇僧先謂劉統領曰我乃真少
帝之子公之言當與我一同如或稍異我當以公累年

作過事告于朝廷劉統領懼之且謂經大赦有不實猶當引赦遂盡如遇僧言縣乃信之聞于單州葉夏卿遂津遣赴行在單徐間諸邑富人隨而來者三二十人有朱良翰朱邦翰者屢投牋啟皆稱殿下隨行為先王又有劉遇者為平日狎客相戲亦隨行至泗州有司法叅軍孫守信者見而疑其不實白于知州王伯路曰皇姪之事甚有可疑泗州者乃江南之門戶若從此而行江北州縣必張皇矣莫若厚供而館之具奏取旨俟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然其言具事奏聞送司門及閣門諸處勘當淵聖皇帝即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副使胡昉今委請疆官就泗州取勘昉到泗州對移守信為司理叅軍委守信勘之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喧言皇姪在獄中遇夜獄屋上有火光赤氣市人送飯饌入

獄中一行人皆饜飮仍有餘及獄中者視之人守信見人情惶惑嘗戒推司不得用綑拷恐致生事當以致推之後追到劉婆為証方具旨決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封筆人執筆不敢下手既而刺字極細小杖直李浚執杖不敢決既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為趙麻鬚院虞侯鞏浚王俊送至滁州之日偶市中遺火市中人以為趙麻鬚經行有火光之異遇僧經過來安縣題詩以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七八年前富貴家貶海玉龍驚雪浪權藏頭角混泥沙猶自謂為真耳

路經畧安撫使楊政知興元府田晟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知金州范綜為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王彥權主管經畧安撫使司公事王彥字才叔潞州人好奢喜佞矯偽不情

劉綱為應天府路兵馬副總兵劉綱字公峯泗州招信人位之子也綱知宿州先是綱除南京總管道由泗州泗州司法叅軍孫守信白于知州王伯路請厚待之伯路曰南京非本路且執事不相干如何守信曰不然泗州者綱之鄉郡綱在南京可與泗州為斥堠且它日綱必知泗州請用平日待叅運使之禮伯路然之往龜山迓綱綱與伯路語綱語辨博伯路大奇之綱往招信息憤有報綱知宿州至靈壁會金人敗盟再犯京師綱遂回招信

按議云公政五年始議謚則不當載于此當有外誤

五月李綱贈少師謚忠定謚議曰始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灾斥為監當時抗直之聲震于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寇在廷涕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而虜已退却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虜兵已防其再至為同列阻之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為首輔于是張邦昌以譖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錄堅守者遣張所傳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東走南使周望傳雋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職黼黻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深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鼓行入內地矣而讐恥因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迨其後常疎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

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教公以死彼豈有顧望附托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為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甚者特罪公以計取顯位而云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為謀詳慮密而謂公為畧而疎自以為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為輕脫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而畏罪持祿甘為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為人望所屬者謂為朋黨要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為失策矣則公之負謗于時固亦理之所以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亦必

至于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于前日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愧于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為公謚謹議

庚辰詔置敷文閣官屬 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姿輔以日就之聖學因時致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翰發號著令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詔謀立教作則萬世者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裒集崇崇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于永久其閣恭于敷文為名祇適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詢為儒學華

三朝北野集卷一百
寵其著于令

金人敗盟兀朮率李成孔彥舟鄒瓊趙榮入寇金人以
還我三京河南地為非便因大悔悟遂定議敗盟復侵
三京河南以兀朮為帥提兵渡河先是兵部侍郎張燾
詣永安朝陵回奏言虜情反覆難信乞謹備仍乞陝西
早命大帥宰相秦檜不至其說俄除燾知成都府燾又
奏前此之蜀者例皆舟行至荆南則捨舟遵陸臣請取
道京洛由關陝以往因觀形勢利便宜得與宣撫使議
事上嘉而從之燾當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之意迨
至長安謀者給繹來言虜騎遽至已渡渭河矣蜀口舊
多戍兵自講和之後悉以分陝右燾遽行見宣撫胡世
將具言蜀口關隘不可无備世將問備禦之策燾言和
尚原一帶在蜀再為要害自原以南入川路口散漫不

一若失此原是无蜀也世將曰保蜀之策莫急于此蜀
口舊戍皆精銳再號嚴整自朝旨分戍之後關隘撤備
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試為我籌之燾遂為草奏
具言事勢危迫之狀乞速降旨揮盡徙陝右所分戍兵
還屯蜀口又請乞賜料外錢五百萬貫以備緩急朝廷
皆從之故所以保守全蜀卒以无虞

十一日甲申金人寇京師留守孟庾叛降于金人金人
叛盟留守孟庾倉皇不能自處統制王滋愿以兵護庾
奪門而走還行在庾以金人多不能遽去遂以京師叛
附于金庾嘗據要津被眷遇甚厚一旦不能守其節也
先是劉豫僭偽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
大喜行其策而果獲利濟豫曰前朝以虛譽用人唯尚
科舉至宣和靖康間誤國者進士及第之人也我則不

狀唯才是用不問門閥與出身乃以臻為秉義郎閣門
 祇候充白泊輦運及金人交還三京也召臻赴行在臻
 見秦檜褻衣不禮臻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任
 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銜之而退後復歸中原既金
 人叛盟復據京師尋訪臻而得之喜曰南宋不用郁臻
 而棄之鄙其不用應進士舉耶乃用為陝西轉運判官
 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初金人再有復取河南之意
 河外豪右密以報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告于留守李
 利用總管孫暉惟維陽寔居衝要重地西連陝關東接
 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况國家陵寢
 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令興招集忠義欲密為防禦
 計不數日得萬人暉大驚而忌之欲以非其罪害興會
 金人渝盟已渡河利用得報即望風潛遁興初聽翟興

節制屯于商州劉豫得襄漢其勢漸盛乃附于豫豫令
 興為鄜延路兵馬鈐轄後改為河南路兵馬鈐轄國家
 得三京命興為河南府兵馬鈐轄特換授武翼大夫兼
 閣門宣贊舍人

河南府路總管孫暉棄河南府金人陷河南府金人以
 鉄騎數千據天津橋薄城下鈐轄李興領七騎逆擊之
 金人罔測遂退卻于是總管孫暉得南奔而去興自天
 津橋轉戰至昇門已侵夜矣額被重傷昏僕于地夜半
 復甦省記舊路復走外邑聚兵是時金人已入城以李
 成偽河南府

十三日丙戌金人陷拱州
 十四日丁亥金人寇應天府南京留守路允迪出見大金
 人完顏裒為裒執之而去初金人以完顏裒為三路

三朝北明會編 卷二百
都統知歸德府退地之日朝廷赦書已到哀以輜重先
發再行哀出門即下釣橋更不放人回極為肅靜歸德
府者南京應天府也哀在南京久甚得人心无秋毫之
擾至是金人叛盟哀以兵数千至宋玉臺使人傳語民
故吏與寄居官官居州縣學生告以不殺不擾之意請
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坐于廳事官吏軍民不迫
不動允迪曰允迪有死報朝廷耳狀允迪乃應天府衆
以保全鄉郡鄉人為辭請之終日允迪不得已出城見
哀于宋玉臺允迪為主哀為客衆又請允迪過盃不得
已又從之哀復過一盃即執送允迪于兀朮哀遂鼓吹
入城秋毫不擾或聞允迪在京師七日不食死惜乎不
死于應天府城中也
李寶興仁府乘氏

十八日辛卯李寶敗金人于渤海廟

人也少无賴尚氣節鄉人號為潑李三京陷偽地金人
用為濮州知州寶聚衆三千餘人謀殺知府歸南不捷
脱身走至濠州知州寇宏接引差人伴送往行在朝廷
以方議和不用寶欲送于韓世忠軍中寶不愿會岳飛
來朝寶以鄉曲之故往見飛愿歸遂令寶同歸鄂州以
為軍猶未見寶怏怏時思鄉中忠義之人遂有歸北心
乃結連四十餘人各持一大杓約日就江下奪舡以杓
為權濟渡河前期敗露捉獲盡得之唯寶乃寶之罪衆
皆不預飛奇之送獄拘繫二十九日有北報金人將擾
邊出寶于獄問北方事實寶愿歸東京會合忠義人立功
飛差承局李成贈銀一錠令越偽界得忠義人發遣八
百餘人赴飛軍飛壯其志遂給付武翼大夫閣門宣贊
舍人充河北路統領忠義軍馬依舊黃河駐劄并付空

頭文牒令以次補官時紹興九年也十年金人敗盟是時寶在河上滑州境內梁輿在太行山寶約興欲同舉事興探得金人兵重不從金人渡沙店寇京師留守孟庾投拜既而知興仁府李師雄亦投拜寶方在龔城西山上具聞其詳乃率衆沿河擄舟順流而下漸至興仁府是時兀朮欲南侵而慮寶在河上遂復回至荆岡人馬困乏皆熟寐探聞荆岡之東二十里渤海廟下有金人不整亦熟寐乃與其次孫定王靖約夜半襲殺之遂分兩路各率衆乘舟分上下水而進寶與曹詳作一路之渤海廟見金人馬果困乏熟寐不覺乃次第以刀斧擊殺數百人定與靖至亦併殺之金人漸有覺而起者已不能整不及乘馬皆不能走墮于金隄下死者無數然遺馬甚多岸高船低不能下寶令殺馬載之以行為

糧食由是一馬活斫為四五段自岸推下盡載而去蓋五月之辛卯也質明金人以精騎來援已死及積其屍而焚之兀朮聚河南河北兵捉寶不獲守之半月餘乃南侵順昌有樞密院准備差使丘延世者先差在興仁府劄探以金人復取河南方圖南歸備聞寶等在荆岡擊殺金人事延世漸隱名覓路歸朝廷具言寶之克捷事故朝廷知寶在河上擊殺金人恨未能得寶之用也十二日癸巳知亳州王彥充叛降金人

金人敗盟報到行在初得河南之地也秦檜親戚鄭億年自偽境還朝億年嘗事劉豫為偽叅知政事既到朝廷言和好可以久愿以百口保之至是方踰年已敗盟報到行在群臣愀然憂之工部尚書廖剛至都堂會億年在坐剛責之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盟有何

三朝北野舊編 卷二百
七
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檜不喜謂剛亦譏已也乃曰
尚書曉人不當如是耶頗銜之

工部尚書廖剛罷 剛字用中南劍州人崇寧中登進士
第紹興初累官給事中臣僚言其不孝之罪而罷之十
年復為工部尚書秦檜銜其在都堂譏斥鄭億年令臺
諫論其罪而罷去

二十五日戊戌詔諭諸路大將各竭忠力以圖大計 詔
曰昨者金人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為人
子弟當申孝弟之誠為父母當興拯救之思是以不憚
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
許每歲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却
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為詭計方接使人便復
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

以為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通
遐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金人敗盟報到行
在乃降是詔

賞格 曰兩國罷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兀朮不道戕殺
其叔舉兵无名首為亂階將帥軍民有能擒殺兀朮者
見任度使以上授以樞柄未至節度使以上授以使官
高者除使相見統兵者仍除宣撫使餘人仍賜銀絹五
萬匹兩田一千頃第區

詔激勵中原忠義之士 詔曰金人侵犯中原兵革不息
已踰一紀天下忠臣義士雖在淪陷之中乃心不忘國
家今兀朮无名再起兵端南北雲擾未知休息之日凡
爾懷忠抱義鄉里豪傑之士有能殺戮首惡或生擒來
獻者並與除節度使仍加不次任使其餘能取一路者

三朝士略卷二
即付以一路取一州者即付以一州便令久任應府軍
所有金帛並留賞給戰士其餘忠力自奮隨功大小高
爵重祿朕无所隱上聞兀木再稱兵故有是詔
給事中兼侍讀馮檝罷 金人叛盟檝見秦檜曰金人欲
舉兵南寇公疎于用兵宜早召張浚以督諸將檜曰善
公當來早上殿薦之次日檝上殿奏曰金人南來朝廷
未有應之策唯疾召張浚都督諸軍耳上久知張浚敗
事乃曰朕雖亡國不復用張浚檝大沮乃乞宮祠遂罷
去先是僧園淨者寓居于王繼先後圃中禪學甚高檝
嘗徑謁之談禪移時繼先欣然欲見之檝不交一言先
方憑恃恩寵勢焰薰灼遂大慚逐其僧而諧之

劉綱知泗州 劉綱知宿州以金人敗盟不能行遂知泗
州仍繼畫宿州

劉錡軍于順昌府 錡除東京副留守以本部兵馬行乃
以舟船乘老小輜重而軍馬出陸方至順昌府承朝旨
令分其兵將屯沿京州縣未及而鄜延路副總管劉光
遠遁還言金人叛盟事時舟船已入潁河遂趨順昌錡
會諸將統制共議去留或以謂去則遇虜人邀我歸路
其敗必矣莫若堅守城徐為之計知順昌府陳規亦贊
守城之策遂留順昌
二十六日己亥劉錡及金人龍虎大王韓將軍翟將軍戰
于順昌府敗之

召沈晦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丑吳璘將劉海曹清敗金人于鳳翔府石壁塞
六月劉光世加太保為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李忠李步
諒之軍皆隸之 初劉光世罷軍政也王德以本部軍馬

隸江淮宣撫使張俊後以德之衆皆挫鋒百戰之餘其
猛鷲為諸軍之冠乃名為銳勝德軍為統制及光世為
三京招撫使也復請德隸其軍德堅不從故俊益重之
也光世辟江西路副總管劉紹先為中軍統制置師池
州

韓世忠加太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岳飛加
少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張俊軍廬州

劉錡加昌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劉錡及金人戰于李村敗之

六月己酉金人寇鳳翔府扶風縣吳璘軍統制李永琪楊
從儀尚起敗金人于扶風縣



